

## 2026名人大讲堂

## 三星堆-金沙从未脱离夏商周的“朋友圈”

孙华教授做客名人大讲堂,讲解古蜀国往事

6月16日下午,一场打破认知的讲座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——2026名人大讲堂第三讲、全系列第八十讲在此开讲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、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,以《三星堆-金沙与夏商周的关系》为题,为现场师生和广大网友深入解读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:三星堆是不是独立于中原之外的“另类”文明?

讲座伊始,孙华便点出了一个人们常有的“错觉”:三星堆那些造型奇异、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青铜像,在提供海量历史信息的同时,也容易造成某种视觉或认知上的误导。人们常常不自觉地将这些在特殊祭祀场所使用的器物,当作三星堆人普遍的生活用品,并由此得出三星堆文化完全有别于中原夏商周文化的结论。

“这是以偏概全。”孙华说,三星堆之所以让人感觉如此特别,是因为它集中出土了大量宗教祭祀相关的器物。但这并不是三星堆的普遍面貌,而是它极其特殊的一面。事实上,它与同时期的许多遗址一样,同中原地区保持着持续不断的交流与互动,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。理清三星堆-金沙与中原夏商周王朝的关系,对于全面、准确地认识三星堆至关重要。

带着这样的视角,孙华教授从成都平原的远古历史讲起,带领听众一步步走进三星堆-金沙与古蜀国、古史传说的奇妙世界。

## 古蜀国往事

## 三星堆-金沙与古史传说有何关系

孙华从成都平原及四川盆地的环境变迁出发,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。他指出,如今富庶的天府之国,在公元前3000年前还是一片不大适宜居住的原始森林,先民们主要生活在周边山地。这恰好与四川古史传说中,蜀人先王“蚕丛”居住在岷山石屋中的记忆相吻合。考古发现表明,成都平原最早的一批先民中,有一支就是从川西北山区南下的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后裔。

大约公元前3000年前后,人们开始持续南迁,从平原的边缘地带逐渐深入到腹地。到了公元前2500年前后,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人群也移居至此。他们共同披荆斩棘、开垦农田,留下了著名的宝墩文化,成都平原由此进入了古城林立的时代。

“成都平原不大,资源有限,这么多族群同时在此生息,对资源和财产



6月16日下午,孙华教授做客名人大讲堂,解析三星堆-金沙与夏商周的关系。

的争夺便在所难免。”孙华分析道,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背景下,三星堆集团最终脱颖而出,统一了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。

如今学界已达成共识,三星堆遗址是一处包含宝墩文化、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3个主要时期的中心遗址,年代跨度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900年。孙华说,在三星堆文化末期,这里曾发生过严重动乱,很可能是一场战争,导致国家的宗教祭祀场所被严重破坏。动乱平息后,三星堆人便在护城河外找到一处地方,将那些被毁坏的祭祀器物郑重地挖坑埋藏,便形成了如今令全世界为之惊叹的三星堆祭祀坑。

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兴起的成都平原的中心遗址,也包含了3种文化:三星堆文化、十二桥文化、新一村文化,其中以十二桥文化为主体。遗址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500年,其中作为中心聚落的年代是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900年。

孙华提到,三星堆文化阶段的国家很可能是文献中的古蜀国,但尚缺直接证据。到了金沙时代,十二桥文化属于古蜀国则已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明。他举例说,文献记载古蜀国曾参与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,是“西土八国”之一。而在周人发祥地周原,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具有十二桥文化风格的器物与周文化器物共存,还在周原甲骨文中找到了周王朝与“蜀”交往的记录,印证了文献记载。

不过,这段密切的“盟友关系”在公元前900年左右遭遇变故。孙华介绍,随着古蜀国与周王朝关系恶化乃至断绝,无法获得中原新技术和新艺

术补充的古蜀文化出现了“滞后”现象。同时,内部族群的长期冲突也迫使金沙都城被放弃,古蜀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低谷期,这便对应了古史传说中蒲卑即杜宇的时代。

孙华总结道,从三星堆到金沙,前后跨越宝墩、三星堆、十二桥和新一村等诸多文化,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和夏代、历史记载的商代和西周相始终。比如,李白诗中著名的“蚕丛”与“鱼凫”,就分别对应着营盘山文化到宝墩文化时期,以及十二桥文化时期。

## 大量证据印证

## 三星堆-金沙与中原密切交往

三星堆经历了多个文化时期,生活在这里的族群是自然延续还是另有变迁?经过多年研究,孙华认为,三星堆文化的形成,有外来因素介入,很可能伴随着战争。正是这些外来族群,带来了新的葬式、技艺和日用器物的变化,也导致了原先聚落的废弃和新都城的兴起。

而这些外来族群,极有可能就来自中原。三星堆文化前期大致对应中原的夏代末期到商代前期,这一时期的陶器中,二里头文化的因素非常浓厚。孙华指出,这些文化因素的传播路径很清晰,沿着甘青地区一路到四川盆地,都有类似的陶器风格出现。不仅如此,他还透露了一项北京大学黎婉欣博士的最新研究:三星堆人与二里头人可能拥有相同或相似的崇拜对象。

到了三星堆文化晚期,它又受到商文化的显著影响,青铜器数量剧

增。公众印象最深刻的,实际上正是三星堆文化晚期的景象。

同样,金沙遗址也处处展现着丰富的中原文化因素。孙华提到,随着周人和蜀人交往日益密切,大约在商代末期,跨越秦岭的蜀道已初步开通,在蜀道沿线,考古学家常常能发现十二桥文化陶器与周文化陶器共存的生动场景。金沙遗址出土的小铜立人像,其辫发和姿态都与三星堆的大铜立人像一脉相承,而相似的小铜立人像,也在陕西关中地区的渔国墓地中被发现,成为周、蜀两国一度关系密切的珍贵实物见证。

## 双向奔赴

## 三星堆-金沙对中原的影响

文化交流向来不是单向的。孙华强调,三星堆-金沙同样对中原产生了影响。

首先,这里的人们用青铜构建了一套基于太阳神崇拜的宇宙观,例如太阳神鸟的崇拜、东西双树和十日轮值的宇宙体系,这在中国传统宇宙观中是最早的实物见证。太阳鸟和太阳双树等元素,最早的原创者并不是三星堆人,但来自长江中下游的这些元素却在三星堆得到整合,并最终在战国秦汉时期被文献记录下来。

孙华还举了一个极为有趣的例子——投龙仪式。古人将心愿写刻在玉版或金简上,绑在金龙上,投入山川水中,希望通过神灵上达天帝。过去学者们将其源头追溯至汉代或战国晚期,但三星堆文物上的“国王乘龙”形象表明,这种仪式有更为古老的渊源,源头很可能就在三星堆。

最后,三星堆-金沙古国还贡献了一种影响深远的“法天”都城规划思想。孙华描绘道,大约在三星堆文化晚期,古蜀人扩建都城时,形成了以横穿城区的河流象征天上银河、西北为行政区、西南为宗教区的布局。这种“法天”思想被后来的金沙城、古成都城所继承。秦灭蜀后,秦国更将其运用到新咸阳城的扩建中,使其最终成为中国古代两大都城的规划思想之一,深刻影响了后世秦汉乃至隋唐的都城建设。

孙华最后总结道,三星堆受到了中原影响,但当三星堆-金沙的古蜀人消化了中原的因素后,又形成了自己的创造,这些创作也反馈到了中原,对中华民族文化也有独特贡献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报道

## 名家会客厅·对谈

## 孙华教授:“博物馆热”将成为常态

成都平原,鸭子河畔,一座庞大而恢宏的建筑拔地而起,朝着三星堆遗址的方向“深深凝望”,这就是象征着“古蜀之眼”的三星堆博物馆。如今,无论是假期还是工作日,该博物馆里总是人潮如织。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穿梭于展厅中,在文物展柜前驻足凝视,久久不愿离去。

6月16日下午,2026名人大讲

堂第三讲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。在讲座的对谈环节中,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、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与主持人海光谈到了如今已成常态的“博物馆热”现象。孙华表示,以前博物馆门可罗雀,现在不少热门博物馆“一约难求”。“我认为,主要有两个原因。首先,随着全民教育和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,人们已不满足于在课堂等一些传统渠道中去获

得知识。”

孙华教授提到,越来越多的观众希望走进博物馆、艺术馆,去看看从数千年前一直流传到当下的文化实物。“过去,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看懂,但随着文化修养的提高,他们逐渐能看懂和领略。”

“其次,传播载体的改变也助力了‘考古热’。”孙华提到了三星堆“一醒惊天下”的1986年,当时三星堆1、

2号坑的发现引起了考古界的轰动,但彼时的传播以平面媒体为主,普通大众对三星堆的关注远不如当下。“2020年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中,6个新祭祀坑被发现。这时就完全不一样了,网络直播引发了全民围观,通过媒体的宣传,很多观众包括孩子们逐渐喜欢上了这些文物,也喜欢上了历史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